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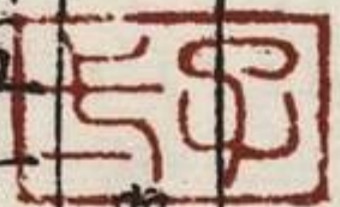
賓退錄

六



賓退錄卷第六

大 梁



與



路德延處朱友謙幕府作孩兒詩五十韻以譏

友謙 本朝張師錫追次其韻賦老兒詩一

篇二詩曲盡老幼之情狀張詩用韻妥帖不  
類次韻者尤為難能今兩錄之孩兒詩曰情  
態任天然桃紅兩頰鮮乍行人共看初語客  
多憐臂膊肥如瓠肌膚軟勝綿長頭纔覆額  
分角漸垂肩散誕無塵慮逍遙占地仙排衙  
朱閣上喝道畫堂前合調歌楊柳齊聲踏採

蓮走堤衝細雨奔巷趁輕煙嫩竹乘為馬新  
蒲掉作鞭鶯鷓金鏃繫鴉子綵絲牽擁鶴歸  
晴鳥驅鵝入暖泉楊花爭弄雪榆葉共收錢  
錫鏡當曾掛銀珠對耳懸頭依蒼鶻畏袖學  
柘枝擅酒滯丹砂暖茶催小玉煎頻邀籌箸  
插時乞繡針穿寶篋擊紅豆粧奩拾翠鈿短  
袍披案褥尖帽戴靴氈展畫趨三聖開屏笑  
七賢貯懷青杏小垂額綠荷圓驚滴沾羅淚  
嬌流污錦涎倦書饒姪姪憎藥巧遷延弄帳  
鸞綃映藏衾鳳綺纏指敲迎使鼓箸撥賽神

絃簾拂魚鈎動箏推鴈柱偏碁圖添路畫笛  
管欠聲鑄惱客初酣睡驚僧半入禪尋蛛窮  
屋瓦採雀遍樓椽拋果忙開口藏鈎亂出拳  
夜分圍楸枰朝聚打鞦韆折竹裝泥燕添絲  
放紙鳶互誇輪水碓相教放風旋旗小裁紅  
綃書幽截碧牋遠鋪張鴿網低控射蠅弦吉  
語時時道謠謔處處傳匿窻肩乍曲遮路臂  
相連鬪草當春逐爭毬出晚田柳傍慵獨坐  
花底困橫眠等鵲潛籬畔聽蛩伏砌邊旁枝  
拈粉蝶隈樹捉鳴蟬平島誇躋上層崖逞捷

緣嫩苔車跡小深雪履痕全競指雲生岫齊  
呼月上天蟻窠尋逕斲蜂穴遶堦填樵唱迴  
深嶺牛歌下遠川壘柴爲屋木和土作盤筵  
險砌高臺石危跳峻塔輒忽升鄰舍樹偷上  
後池船項託稱師日甘羅作相年明時方在  
德戒爾減狂顛老兒詩曰鬢髮盡皤然眉分  
白雪鮮週遮延客話偃僂抱孫憐無病常供  
粥非寒亦衣綿假溫衾擁背借力杖搯肩貌  
比三峯客年過四皓仙喚方離枕上扶始到  
門前每愛烹山茗常嫌飮石蓮耳聾如塞續

眼暗似籠煙宴坐羸凭几乘騎困鞞鞭頭搖  
如轉旋脣動若抽牽骨冷愁離火牙疼怯漱  
泉形骸將就木囊橐尚貪錢膠睫乾眵綴粘  
髭冷涕懸披裘腰懶繫濯手袖慵揜擡舉衣  
頻換扶持藥屢煎坐多茵易破行少履難穿  
喜婢裁裙布嗔妻買粉鈿房教深下幕牀遣  
厚鋪氈琴聽憐三樂圖張笑七賢看嫌經字  
小敲喜磬聲圓食罷羹流袂盃餘酒帶涎樂  
來須遣罷醫到久相延畏帽縱橫掠梳頭取  
次纏長吁思往事多感聽哀絃氣注腰還重

風牽口更偏墓松先遣種誌石預教鑄客到  
唯求藥僧來忽問禪養茶懸竈壁曝艾曬簷  
椽怒僕空瞠眼嗔童謾握拳心驚嫌蹴踡脚  
軟怕鞦韆局縮同寒狖堆氈似飽鳶觀瞻多  
目眩舉動即頭旋女嫁求紅燭男婚乞綵牋  
已聞頒几杖寧更佩韋弦賓客身非與去兒  
孫事已傳養和屏作伴如意拂相連久棄登  
山屐唯存負郭田呻吟朝不樂展轉夜無眠  
呼稚臨牀畔看書就枕邊冷疑懷貯水虛訝  
耳聞蟬束帛非無分安車信有緣伏生甘坐

末絳老讓行先拘急將風夜昏沉欲雨天雞  
皮塵屢積齟齬食頻填每憶居郎署常思釣  
渭川喜逢迎佛會羞赴賞花筵徑狹容移檻  
堦危索減輒好生焚鳥網惡殺拆漁船旣感  
桑榆日常嗟蒲柳年長思當弱冠悔不曠狂  
顛書畢回思少小嬉戲之時恍如昨日今年  
踰三十駸駸將入老兒詩之境矣讀之亦可  
以自警言云前詩第四十二韻押全字後詩乃  
押先字恐誤又養和屏作伴屏字可疑

寓言以貽訓誡若柳子厚三戒鞭賈之類頗似

以文爲戲然亦不無補於世道吾閱近世文

集得二文焉朱希真

彭器

東方智士說蕭東

夫

德藻

吳五百是也朱之文曰東方有人自

號智士才多而狂心凡古昔聖賢與當世公  
卿長者皆摘其短闕而非笑之然地寒力薄  
終歲不免飢凍里有富人建第宅甲其國中  
車馬奴婢鍾鼓帷帳惟備一旦富人召智士  
語之曰吾將遠游今以居第貸子凡室中金  
寶資生之具無乏皆聽子用不計期年還則  
歸我富人登車而出智士杖策而入僮僕妓

妾羅拜堂下各效其所典簿籍以聽命號智士曰假公智士因遍觀居第富實偉麗過王者喜甚忽更衣東走園仰視其舍卑狹俯閱其基湫隘心鬱然不樂召網紀僕讓之曰此第高廣而園不稱僕曰惟假公教智士因令徹舊營新狹者廣之庠者增之曰如此以當寒暑如此以蔽雨風旣藻其枕又丹其楹至於聚籌積灰扇蠅攘蛆皆有法度事或未當朝移夕改必善必竒智士躬執斤帚與役夫雜作手足瘡繭頭蓬面垢晝夜廢眠食怵怵

焉惟恐園之未美也不覺閱歲成未落也忽聞者奔告曰阿郎至矣智士倉黃棄帚而趨迎富人於堂下富人勞之曰子居吾第樂乎智士恍然自失曰自君之出吾唯園是務初不知堂中之溫密別館之虛涼北榭之風南樓之月西園花竹之勝吾未嘗經日後房歌舞之妙吾未嘗舉觸蟲網琴塵榷鍾鼎不知歲月之及子復歸而吾當去也富人揖而出之智士還於故廬且悲且歎悒悒而死市南宜僚聞而笑之以告北山愚公愚公曰子

奚笑哉世之治園者多矣子奚笑哉蕭之文  
曰吳名燾南蘭陵爲寓言斬之曰淮右浮屠  
客吳日飲于市醉而狂攘臂突市人行者皆  
避市卒以聞吳牧牧錄而械之爲符移授五  
百使護而返之淮右五百詬浮屠曰狂髡坐  
爾乃有千里役吾且爾苦也每未晨蹴之即  
道執扑驅其後不得休夜則繫其足至奔牛  
埭浮屠出腰間金市斗酒夜醉五百而髡其  
首解墨衣衣之且加之械而繫焉頽壁而逃  
明日日旣昞五百乃醒寂不見浮屠頽壁已

頽曰嘻其遁矣旣而視其身之衣則墨驚循  
其首則不髮又械且繫不能出户大呼逆旅  
中曰狂髡故在此獨失我耳客每見吳人輒  
道此吳人亦自笑也千巖老人曰是殆非寓  
言也世之失我者豈獨吳五百哉生而有此  
我也均也是不爲榮悴有加損焉者也所寄  
以見榮悴乃皆外物非所謂儻來者耶曩悴  
而今榮儻來集其身者日以盛而顧揖步趨  
亦日隨所寄而改曩與之處者今視之良非  
昔人而其自視亦殆非復故我也其與吳



五百果有間否哉吾故人或駸駸華要當書  
此遺之二文朱尤屬意高遠世之人不能窮  
理盡性以至於聖賢之樂地而區區馳逐未  
務以終其身者皆東方智士之流也余亦懼  
夫流而至於此也讀之竦然爲之汗下

饒德操祝髮後有與胡少汲

直孺

小簡云如璧

再啓少汲器博望重雖欲與官職辭而官職  
追之不置然安時聽命可也時命之來亦非  
己力所能勝己力所能勝亦不可不勝者獨  
聲色一事耳大抵官職移人如酒漸多則難

宋史卷六

十

制方飲酒時若座有所畏者自非狂夫則酒  
雖多不至於犯禮少汲天資近道如楞嚴圓  
覺維摩宜少汲所甚畏者不可令去几案間  
庶幾濯優曇於烈火也漸貴矣恐漸不聞此  
語而我漸不敢作此語亦恐漸不喜此語及  
此時汲汲早獻林下之芹止如是耳

曾端伯

慥

以所編百家詩選遺孫仲益仲益復

書云蒙馳賜百家新選一集發函開讀每得  
所未聞則拊髀爵躍讀之惟恐盡也歐陽公  
集古錄云物常聚於所好而得於有力之強

如好之而無力而不好皆莫能致也

宋興二百年宗工巨儒騷人墨客專門名家大篇短章或贈徇士大夫之口或淪廢於兵火幾亡而僅存蒐攬亦略盡矣而詩引所載多者數百言少者數十言其人出處大致詞格高下盛德之士高風絕塵師表一世放臣逐客興微託遠屬思千里與夫山巉冢刻方言地志怪竒可喜之詞羣嘲聚訕戲笑之談靡不畢載集古錄又云惟世之所貪者無欲於其中然後能一其所好豈不信矣夫覲竊

讀諸引之後其詩舊所見不復讀讀未見者每遇佳處或一再讀或三復而不能休不謂投老殘年獲睹竒勝幸甚過望不可言也覲學迂才下爲世畸人區區小技如腊鼠然不敢出鄭國尺寸之地比讀新著而私意粗亦有合者秦少游云曾子固文章妙絕古今而有韻者輒不工此語一出天下遂以爲口實南豐作李白詩引以謂闕肆瑰瑋非近世騷人所可及而連類引義中法度者寡荆公屢稱郭功父詩而南豐不謂然功父疑之荆公

曰豈非子固以謂功父天才超逸更當約以古詩之法乎南豐論詩如此如兵間一詩指徐德占論文一詩指呂吉甫又有黃金顏揚諸詩皆卓然有濟世之用而世人便謂不能詩覲所以不喻其言也荆公竹詩人言直節生來瘦自許高才老更剛雪詩平治險穢非無德潤澤焦枯實有才送李璋下第才如吾子何憂失命屬天公不可猜世人傳誦然非佳句公詩至知制誥乃盡善歸蔣山乃造精絕其後再送李璋下第和吳冲卿雪詩比少

作如天淵相絕矣白公詩所謂辭達大抵能道意之所欲言者蘇黃門詩已不逮諸公此歸後效白公體益不逮惟四字詩最善張文潛晚年詩不逮前作意謂亦效白公詩者公述潘邠老言文潛晚喜白公詩信矣如所料也東坡論陶詩精能之至乃造平淡如佛說蜜中邊皆甜若中與邊皆枯淡亦何用陶詩外枯而中腴若淡而實美也公謂徐師川晚年務造平淡終不如少年精巧蓋平淡不可爲水落石出自見涯涘非積學之至不能到

也呂居仁作江西宗派既云宗派固有次第  
陳無已本學杜子美後受知於曾南豐自言  
向來一瓣香敬為曾南豐非其派也靖康末  
呂舜徒作中憲居仁遇師川於寶梵佛舍極  
口詢罵其翁於廣坐中居仁俛首不敢出一  
語故於宗派貶之於祖可如璧之下師川固  
當不平然惠洪偽作魯直贈詩云氣爽絕類  
徐師川師川喜以為是不免與惠洪為類此  
又不可曉者冷齋夜話載秀老一事覲在江  
西時惡其狂誕無稽坐客皆噉然此僧中奴  
固不以笞罵為辱東坡橄欖詩云已輸崖蜜  
十分甜惠洪以崖蜜為櫻桃又有俗子假東  
坡名注杜詩云金城土酥靜如練為蘆菔根  
者東坡地黃詩云崖蜜助甘冷山薑發芳辛  
製地黃法當用薑與蜜而用櫻桃可乎黃師  
是守泗時以酥酒遺東坡荅詩云關右土酥  
黃似酒揚州雲液却如酥謂土酥為蘆菔根  
可乎公著論斥其妄良有益於後人耳目也  
覲每觀公敘諸詩詞句溫麗紀次詳實尊賢  
樂善得詩人本意歎仰之餘又見曾存之晁

無咎廖明略諸公已推重於幼學之初而一時名勝皆其儔匹然後知公致力於斯文久矣如曹元寵米元暉殆是子美詩中黃四娘者耶然元寵詩殊有可觀若都都平丈我又待入紅窻迥矣聊發千里一笑覲自拜賜凡六日讀盡所著五十九卷與拾遺詩話一卷而後修書拜送使者尚當細讀別具記仲益此書發明甚多今人遺以書籍安肯即讀雖讀亦必不能留意如此前輩之風何可多得元寵名組嘗賦紅窻迥百餘篇皆嘲謔之詞

故掩其文名世傳俚語謂假儒不識字者以論語授徒讀郁郁乎文哉作都都平丈我詩選載元寵題梁仲叙所藏陳坦畫村教學詩云此老方捫虱衆鷄亦附火想見文字間都都平丈我仲益故云端伯觀詩有百家詩選觀詞有樂府雅詞釋官小說則有類說至於神仙之學亦有道樞十鉅編蓋矜多術博欲示其於書無所不讀於學無所不能故未免以不知爲知詩選去取殊未精當前輩多議之仲益所稱南豐兵間論文黃金顏揚諸篇

及蘇黃門四字詩無一在選中者而反錄都  
都平丈我之句答書及此亦因以箴之也

顏淵子夏爲地下修文郎陶弘景爲蓬萊都水  
監馬周爲素雪宮仙官李長吉記白玉樓其  
說荒唐不可究詰然近世此類甚多見於傳  
記班班可攷大抵名人才士間鍾異稟世不  
多得使無神仙則已設或有之非斯人之徒  
其孰能當之第怪神之事聖人不語六合之  
外存之可也石曼卿卒後其故人有見之者  
云恍惚如夢中言我今爲仙也所主者芙蓉

城慶曆中有朝士晨赴起居道見美婦三十  
餘行前丁觀文度按轡繼之而去朝士問之  
最後一人荅曰諸女御迎芙蓉館主也時丁  
在告頃之聞其卒右侍禁孫勉監元城埽有  
巨龜穴一埽下埽多墊陷伺其出射殺之後  
晝卧夢吏來速行若百里見道左宮闕甚壯  
問吏何所曰紫府真人宮也真人爲誰曰韓  
忠獻也勉私念乃韓公故吏祝門吏入見之  
望韓公坐殿上衣冠若神仙侍立皆碧衣童  
子勉再拜以情禱焉公遣之歸遂寤王平甫

熙寧癸丑直宿崇文館夢有人邀至海上見海中宮殿甚盛其間作樂題其宮曰靈芝宮邀者欲與俱往一人隔水止之曰時未至且令去它日當迎之恍然夢覺時禁中已鐘鳴平甫頗自負爲詩記之曰萬頃波濤木葉飛笙簫宮殿號靈芝揮毫不似人間世長樂鐘來夜半時後四年平甫病卒其家哭訊之曰君嘗夢往靈芝宮信然乎當以兆我是夕暮奠若有聲音接於人者其家復卜以錢卜曰然呂獻可在安州一日坐小軒因合目見碧衣童云玉帝南遊炎洲召子隨行糾正羣仙炎洲苦熱賜子清涼丹一粒呂拜而吞之若冰雪然自知不久於世後朱明復見呂跨玉角青鹿於湘江道中金甲吏從數百人劉景文知忻州一日謂一曹掾曰天帝即召君吾且繼往未幾掾無疾而逝景文亦繼亡經夕蹶然而蘇索筆作三詩有中宮在天半其上乃吾家及仙都非世間天神繞樓殿等語黃伯思字長睿邵武人自稱雲林子尚書右丞履之孫登進士第仕至祕書郎博學能文好

仙佛之說政和七年在京師夢人告子非久  
在人間 上帝有命典司文翰明年二月果  
卒李伯紀銘其墓略曰白玉樓成上帝有詔  
往司文翰脫屣塵淖蓋紀此事陳伯修師錫  
宣和三年寓居京口自稱閑適先生一日晝  
寢夢至 帝所如人間上殿之儀 帝曰卿  
平生所上章疏可敘錄進呈一天官引至廊  
廡間帷帳甚設几上有筆墨硯石皆精妙可  
翫傍有大帙用青綾裝飾信手運筆捷疾如  
神疇昔所上者不遺一字 帝批覽再三睟

顏甚喜諭旨曰已於第六等授卿官即下殿  
謝恩聞金鐘玉磬之聲競作乃寤以告其子  
且云豐相之臨終得夢亦如是俄命駕遍別  
知舊白府丐致仕夜過半命其子舉左足壓  
右足手結彌陀印端坐而絕後七日一僧云  
夜宿瓜洲夢官人服銀緋跨馬導從數十履  
江水如平地心異之問為誰從者曰陳殿院  
赴召也黃冕仲挽詩有凌波應作水中仙之  
句張子韶云不須更草玉樓賦已作神仙第  
六人皆謂此李莊簡南遷其子孟博卒于瓊



州先是數月孟博夢至一所海山空闊樓觀  
特起雲霄間有軒榜曰空明先世諸父環坐  
其中指一席曰留以待汝遂寤臨終雲氣起  
于寢冠服宛然自雲中冉冉升舉瓊人悉見  
之孟博苦學有文紹興五年進士第三人及  
第莊簡有詩悼之云脫屣塵寰委蛻蟬真形  
渺渺駕非煙丹臺路杳無歸日白玉樓成不  
待年宴坐我方依古佛空行汝去作飛仙恩  
深父子情難割淚滴千行到九泉朱希真夢  
記略云紹興戊寅除夜體中不佳三更方得

睡夢至一山館與一客行至門外望山下一  
唐舍甚蕭洒客指曰此某人居也盍往訪之  
乃同至其家柴扉茅舍門前張一畫圖作一  
仙人乘雲騰空下臨海山唐人畫也俄而主  
人出竹冠草履握予手大笑如舊相識引入  
至一小閣又進登一閣稍大閣中皆陳列法  
書圖畫大閣北壁蓋其人自畫山林巖石隱  
逸之趣其上作雲煙出沒濃淡雲中隱隱有  
章草細字可讀云吾初東游至黃河向河再  
拜飲河水一杯而渡至某處見某人授易書

某處見某人授種蒔法至某處見某人授酒法乃歸復至黃河復再拜飲河水一杯欲渡大風河浪汹涌衆不敢登舟予獨亂流而濟至家始營小閣日與客飲酒閣破二作三間酒器用鐵錙木杓磁杯已而少有餘復建大閣它日又有餘復買銀作錙杯無日不留客客必劇飲飲必醉醉必睡一睡或數日不醒也此後字雜雲煙不可讀矣與予語極朴質間及道理則玄妙高遠其人風姿蓋神仙真人之流獨與予慷慨劇談坐間先有數客不

復與語予亦連酌數杯酒味非人間麴蘖可及歡飲方狎忽驚起索燈火目想心思縱筆爲記次日己卯歲旦子孫環侍朱出此記示之且云所遊甚樂悔不便爲住計後八日又自云好去好去自有快樂三更初端坐啓手足神色不亂寂然而逝七日方斂舉體柔軟氣貌如生韓公事見劉斧青瑣高議呂公事見斧翰府名談斧著書多誕妄故觀者例不敢信石丁二事東坡芙蓉城詩已用之靈芝宮東坡亦記其事若劉若黃若陳若李若朱

則又耳目相接皆可信不誣唐白樂天亦有詩云近有人從海上回海山深處見樓臺中有仙龕虛一室多傳此待樂天來夷堅乙志又載方朝散為玉華侍郎事甚詳方之名不著於世故不錄真誥丹臺錄諸書所載如武王發為北斗君召公奭為南明公賈誼為西門都禁郎溫太真為監海開國伯魏武帝為北君太傅孔文舉為後中衛大將軍陶侃為西河侯秦始皇為北帝上相周公旦為北帝師伯夷叔齊為九天僕射墨翟為太極仙卿

莊周為太玄博士孔子為元宮仙之類凡數十人不可悉書古今聖賢幾無遺者豈盡如其說乎

富鄭公奉使契丹虜主言欲舉兵公曰北朝與中國通好則人主專其利而臣下無所獲若用兵則利歸臣下而人主任其禍故北朝羣臣爭勸舉兵者此皆其自謀非國計也勝負未可知就使其勝所亡士馬羣臣當之歟抑人主當之歟是時語錄傳於四方蘇明允讀至此曰此一段議論古人有之否東坡未十

歲在傍對曰記得嚴安上書云今徇南夷朝  
夜郎略蔚州建城邑深入匈奴燔其龍城議  
者美之此人臣之利非天下之長策也正是  
此意明允以爲然洪文敏又記魏太武時南  
邊諸將表稱宋人大嚴將入寇請先其未發  
逆擊之魏公卿皆以爲當崔伯深曰朝廷羣  
臣及西北守將從陛下征伐西平赫連北破  
蠕蠕多獲美女珍寶南邊諸將聞而慕之亦  
欲南鈔以取資財皆營私計爲國生事不可  
從也魏主乃止其論亦然余謂嚴崔之說皆  
陳於其君非若富公以和戰利害別白於異  
域而能見聽獨唐鄭元璠使突厥謂頡利曰  
今掠資財劫人口皆入所部可汗一不得豈  
若仆旗接好則金玉重幣一歸可汗頡利當  
其言時自將攻太原遽引還正與富公之事  
合文敏偶忘之何耶然富公豈蹈襲它人之  
語者蓋理之所在古今所同推誠以告之雖  
蠻貊之邦行矣

容齋五筆載饒州慶元四年九月十四日嚴霜  
連降晚稻未實者皆爲所薄不能復生諸縣

皆然有常產者訴于郡縣郡守孜孜愛民有意蠲租然僚吏多云在法無此又云九月正是霜降節不足爲異案白樂天諷諫杜陵叟一篇九月霜降秋早寒禾穗未熟皆青乾長吏明知不申破急斂暴征求考課此明證也豈非昔人立法之初所謂早霜之類非如水旱之田可以稽考懼貪民乘時或成冒濫故不輕啓其端今日之計固難添創條式但凡有災傷出於水旱之外者專委良守令推而行之則實惠及民可以救其流亡之禍仁政之上也此皆洪說余按北史盧勇傳山西霜儉運山東租輸皆令實載違者罪之唐馬周奏疏云往貞觀初率土霜儉一匹絹纔易斗米而天下帖然者百姓知陛下憂憐之故人自安無謗讟也北齊書隋書亦有直云霜旱者由是推之唐初以前必皆有蠲租故事中世方不然又知其名爲霜儉霜旱有能援以言上 聖明之朝當無不從也

後漢以六曹尚書并令僕爲八座魏以五曹尚書二僕一令爲八座唐太宗嘗歷尚書令人

臣不敢居此官職林猶謂唐與隋同竇革新  
唐書音訓則謂唐以兩僕射六尚書爲八座  
高承事物紀原又謂隋唐至今令僕爲宰相  
故六尚書及左右丞爲八座未知孰是

青箱雜記載李泰伯一絕云人言落日是天涯  
望極天涯不見家已恨碧山相掩映碧山還  
被暮雲遮識者曰此詩意有重重障礙李君  
其不偶乎後果如其言吾族人紫芝

師秀亦

嘗賦一絕云數日秋風欺病夫盡吹黃葉下  
庭蕪林疎放得遙山出又被雲遮一半無氣  
象略相似僅脫選而卒何月湖尚書少時登  
高峯壇有天近風轉清地高日難晚之句林  
黃中侍郎見之即知其異日必貴且壽視前  
二詩不侔矣

賓退錄卷第六





